



苍骥文丛 主编 刘正刚

# 英烈不朽

杨觉  
著



華齡出版社

# 英烈不朽

杨俊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 英烈不朽

杨 觉 / 著

华 龄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王蕊  
装帧设计：刘苗苗  
责任印制：李浩玉  
封面设计：苗冬青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烈不朽/杨觉著. —北京：华龄出版社，2007.1  
(苍骥文丛·刘正刚主编)  
ISBN 7-80178-204-6

I. 英... II. 杨...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2449 号

书 名：英烈不朽  
作 者：杨觉/著  
出版发行：华龄出版社  
印 刷：三河科达彩色印装有限公司  
版 次：2007年1月第1版 2007年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9.5  
字 数：235千字  
定 价：18.00元

---

地 址：北京西城区鼓楼西大街41号 邮 编：100009  
电 话：84044445 (发行部) 传 真：84039173

## 作者简介

杨觉，河北省固安县人，1922年生于北京。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37年参加抗日救亡工作，历任刻写员，演员，冀中九地委《新建设报》见习编辑，地下工作小组长，北平《解放》报、北平新华社记者。华北联大新闻系助理员。解放战争中任军报记者、编辑。1954年转业到中国作家协会，任《文艺学习》杂志文化生活组长。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1978年平反后任中国作家协会鲁迅文学院教务处主任，现已离休。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名门淑女》、《雨中凤凰》、《出水芙蓉》、《从夏天开始的故事》以及短篇小说、散文多篇。



作者像

## 故事简介

在八年的抗日战争中，无数抗日英雄为了祖国的尊严和中华民族的解放而英勇牺牲，值得后辈永远纪念！

1943年，抗日战争进入反攻阶段之前，日本侵略军已经疲惫不堪，难以维持其统治。在华北地区，将京南的永清、安次、固安、霸县四县划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第一直辖行政区（实为剿共模范试验区），由汪精卫的伪国民党来掌握政权，企图以青天白日旗蒙骗敌占区的人民，借以挽救其失败的命运。

这部小说写的就是这段历史。而这一阶段是抗日战争最激烈、最残酷的阶段。许多共产党员和爱国人士，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保卫祖国，保卫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者以亲身经历，书写几位先烈的事迹，以期留给后人永志不忘！

小说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第一直辖行政区成立前，叛徒陈福祥投敌开始。他引导敌人破坏了我县城的地下组织，捕杀了地下共产党员。紧接着捕获我县妇联



会主任郭勇一。郭勇一的英勇就义，可说是泣鬼神，震天地，大大激发了敌区人民抗日斗争的勇气。

县城的地下组织遭到破坏后，县委书记王仰山派赵仲谦去县城重建地下组织，潜入敌军首脑机关搜集军事情报。

敌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直辖行政区成立后，其推行的“三自政策”，和城头上树起的青天白日旗，一度使敌占区的人民上当受骗，并连续逮捕了我方的区委书记、地下交通员等。在县城解放前，县委书记王仰山，命令赵仲谦组织地下军，配合解放县城。可惜，就在解放县城前夕，王仰山也不幸被捕，英勇献身。他们的壮烈牺牲树立了中华民族的昂然正气，保护了地下组织不被破坏，为争取县城的解放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 目 录

第一章	投敌	1
第二章	王仰山	12
第三章	赴任	17
第四章	交通员	24
第五章	医生	29
第六章	接头	41
第七章	潜入	53
第八章	情报	59
第九章	就义	64
第十章	盗尸	73
第十一章	朱墩牺牲	81
第十二章	逼婚	86
第十三章	碾药	93
第十四章	敌人扫荡	100
第十五章	半截烟头	105
第十六章	送出情报	118
第十七章	汪派上台	130
第十八章	重担	140
第十九章	将计就计	146
第二十章	樊敬之	155
第二十一章	骗术	166

# 英烈不朽

第二十二章	李复生 .....	175
第二十三章	俘虏 .....	186
第二十四章	新交通员 .....	190
第二十五章	日本投降 .....	198
第二十六章	布告 .....	205
第二十七章	逼宫 .....	214
第二十八章	会见县委 .....	219
第二十九章	大妈送信 .....	231
第三十章	夺取韩寨 .....	241
第三十一章	英烈不朽 .....	247
第三十二章	巧夺傅家庄 .....	253
第三十三章	逃之夭夭 .....	263
第三十四章	潜人 .....	273
第三十五章	仲谦被捕 .....	282
第三十六章	解放县城 .....	289

# 第一章 投 敌

1943年的秋天，离中秋节不远，这县城发生了一件惊人的惨案！

一弯月儿从天空西南角露了下头，就像怕见这人间地狱的苦难，很快就缩回头去，隐在黑云后边，慢悠悠下去了。

从西南方向到县城的军用黄土公路上，闪动着两个人影，一个矮胖，一个细高，都穿一身黑，脚下发出急促的脚步声。秋风阵阵扑面吹来，两个人还走得浑身出汗，露水已经悄悄沾在衣襟上，身上里外潮湿。矮胖的手里提着手枪，不住催促细高的快走。细高的人左顾右盼，听得公路两旁的玉米叶子唰唰响，心里阵阵发悸，只怕玉米地里窜出人来拦截。他脚下使劲疾走，额上、鼻尖不住淌汗，被秋风一吹，连打几个寒战。矮胖子知道细高个的恐惧，便悄悄对他说：“这儿是皇军的地面，太平无事，大胆走吧！”

两个人影快到南关了，望着那越走越近的城楼射出的灯光，开始听到城楼岗哨吆喝的口令声，擦擦头上的汗水，长长出口气，心里才觉得坦然。可是，那细高的人，却有一种怯生又惶恐的感觉涌上心来。他想，一会儿的场面，又该如何应付呢？那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结果呢？弄不好，会不会把命搭上？他还是为自己的命运担忧。

两个人到了城门脸，不等哨兵盘问，矮胖的就朝城楼上吆



喊：“喂，谁在上边？”

哨兵从城上朝下一望，见两个人影，忙问：“三爷吗？”

“你听不出来吗？”

“三爷别急，这就去开。”

哨兵进了城楼，报告了班长。伪军班长一撩棉被，抓起钥匙急忙顺马道跑下城来。

城门的大锁咯噔一响，矮胖子摘下自己的呢子礼帽，往细高个的头上一扣，顺手将帽沿用力往下一拉。细高个儿会意，将头垂得更低，只见城门闪开一条缝儿，班长恭维道：“三爷，请！”

矮胖子在前，鼻子哼了一声，侧身挤进门缝，迎面站在班长面前，遮住他的视线，用手一拉细高个儿，细高个儿便在矮胖子身后过去。矮胖子拉上细高个儿就走。对班长甩了一句：“关上！”

班长不敢看细高个儿，扭转身去关城门，大锁“咯咣”锁上的时候，两个人已经直奔日本宪兵队而去。

日本宪兵队座落在西大街路南的一个大院里。门口不挂牌子，两扇榆木大门，上边钉着一排排大铁钉，平常不开，只开右扇门上的小门。只有抓捕犯人来，或是特务队出发讨伐，再就是杀人时，这两扇门才敞开。老百姓对这个门口最怕也最恨。过往行人宁可绕道走，也不在这门口过。这是个蛇蝎窝子，平静日子也惨人可怕！

这里原是一座官盐店，日本军队占领了县城，便在这里设立了日本宪兵队队部。这是一座高大深阔的宅院。从外边看，是卧砖到顶的高墙。临街是一座两出水的高大瓦房。进了大门，门洞右侧是卫兵室，进院是一溜大北房，是特务们的办公

室和宿舍。往南是后院，北房是宪兵队长大久保的办公室和宿舍。西房是日本宪兵的宿舍，东房的北头两间一通，是刑讯室，南头的一间是厨房。南房三间，西头是关押政治犯的，中间是兵器仓库。东头那间是浴室。浴室的设备很简单，只有两个大木桶，三尺来高，一个人能站在里边洗澡。洋灰地上摆着几双木屐。

大久保正在洗澡，弄得满地是水，屋内一团热气。他一边洗一边唱着日本军歌，歌声碰到四周墙壁，发出嗡嗡的回音。他有一个习惯，每次抓捕中国共产党人回来，或是审讯犯人之后，都要带着一身臭汗跳进水桶洗澡。先在温水桶里洗去身上的汗水和污泥，再跳进热水桶泡着。热水烫得他全身皮肉发了红才最高兴。这时，他就发泄那种为日本天皇效忠的骄傲心情，张开他那嘴巴，高唱日本军歌。他总感到，今天远离自己的国土，来到这遥远的中国，用枪炮把中国肥沃的土地，变成日本的属地，真是天皇的武运神威！他每到一片中国的土地上，进入一座县城，进入一个村庄，用枪打死几个几十个中国人，就感到特别有兴致。这种兴致，比起打猎要愉悦得多！今天，这种胜利者的贪欲又在滋长。他唱着军歌，想着一件新的胜利，一级为他升官晋级的台阶又展现在眼前。他不时地停下来，听听有没有令他高兴的声音？他在入浴之前，曾经嘱咐伍长，宋三刀子回来，可以敲门报告。

时间不久，伍长来报告了。他急忙擦拭几下脸上身上的水，穿上木屐来到办公室。

按照礼节，他应该穿戴整齐再来接见。可是，今天接待的是一个贪生怕死的投案自首者，还讲什么礼貌！只穿着裤衩就来接待这个来客，手里的浴巾还不住擦身上的水珠。脸上铁板

一样，两只鹰眼先盯住那细高个，然后才转向宋三刀子。

宋三刀子赶忙鞠躬：“报告队长，这位就是陈福祥先生。”用手一指那细高个儿。

大久保进屋时，陈福祥就打量了大久保。只见他长得和中国人一样。如果不是在这个院子里，决不会认出他是日本人。在外形上，他没有日本人的特征。但是，那种日本武士道培育出来的帝国主义的骄横，与一般日本兵相比显得非常突出。尤其是那口流利的中国话，就更加阴险诡诈！

“你就是陈福祥？”大久保坐在硬木太师椅上，指指靠右侧墙的椅子：“请坐。”

陈福祥深深一躬，惊恐地看看椅子。

宋三刀子忙说：“队长赏座，就坐下吧。”

陈福祥坐在宋三刀子指的椅子上。宋三刀子紧挨着他坐在下首椅子。

大久保没有客套，开口就问：“你和曹太太是什么亲戚？”

陈福祥赶紧站起身，恭恭敬敬答道：“那是我表姑。”

“有曹太太保你来投诚，我不怀疑。不知你怎样向日本天皇陛下效忠？”

陈福祥刚刚屁股挨了椅子，立刻又站起来，惶恐又急切地解开上衣钮扣，从胸部的口袋掏出一个小纸本，双手捧着鞠躬，呈递到大久保面前：“请队长过目。”

大久保接过来一看，是一个白粉连纸的小本，手掌大小，用白线钉成，封皮上用钢笔字写着：“陈福祥自首书”。大久保翻开，只见密密麻麻的小字，默默念道：

“陈福祥生在诗书门第，自幼攻读孔孟之道。皇军降临，受坏人引诱，误入共匪圈套，几年来执迷不悟，跟随共匪祸害

百姓。想不到，共匪狼如虎豹，毁我田庄，杀我亲父，实在令人发指！鉴于皇军威镇八方，建设东亚乐土，消灭共匪，为民除害。福祥甘愿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今后誓死与共匪不共戴天，为大日本天皇效犬马之劳。悔恨归顺来迟，恳求宽恕！”下款是“冀中共匪第十军分区侦察排长陈福祥”

大久保微微点头。继续往下看。后边是一张表：“共匪第十军分区组织系统一览表”。

大久保很快将这张表翻过去，后边就是白纸一张了。脸色立刻一沉，将小本往桌子上一扔：“这就是你对天皇效忠的功绩？”

陈福祥随着那小本哗啦的声音，身子一抖，心也随之猛跳，身体就像被纸声震起，连忙鞠躬：“报告队长：还有绝密！”

“什么绝密？”

“共匪在城关的地下组织！”

“真假？”

“小人亲自和他们接头……”

大久保一指对面的椅子：“坐下，详细说。”

陈福祥上升到大久保的下首椅子上，脖子只想伸到大久保的鼻子下去说。大久保用眼暗示宋三刀子，宋三刀子立刻走出门去，在窗外巡风。

“报告队长：南关的联保长朱志德就是共匪的密探！他向共匪提供皇军的军事情报！”

“还有谁？”大久保的眼睛睁得更大了。

陈福祥随着大久保睁大的眼睛，嘴巴也张得更大了。他怕只说朱志德一个人功劳太小，别人又不知道。便说：“我问朱

志德还有谁参加他们的组织？他说地下组织的规定，只允许他一个人和我联系。还说，他们有个庞大的组织，叫皇军不得安宁。”

“你最后一次和他见面是什么时候？”

“是大前天晚上。”

“在什么地方？”

“十里店西北的坟地。”

“你去过他家没有？”

“只去过一次。”

“还有什么？”

“现在，共匪只在南边活动，不敢到北边来，我知道他们活动的地点。”

大久保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宋老三，带陈先生去用饭。命令工作队紧急集合，准备出发！”

陈福祥一连鞠了三个躬，这才消失了心中的恐惧。跟随宋三刀子去厨房吃饭。

夜色茫茫，一支日本军队，由特别工作队协助，静悄悄出了南城门，分东西两路，沿南关边沿小路，向南包围，像两只臂膀将南关包得紧紧不放。大久保率领特别工作队，从大街向南，进了路西一条小胡同，用手势指挥，特务们个个趴在墙根不动，让陈福祥去敲朱志德的家门。

陈福祥向前走了不远，在路北一座小门楼前站住，停了一下，让心跳得慢点，然后挺起胸脯，仰头长长呼口气，才伸手敲门，一连敲了三下，里边没有动静。他弯下腰，在地上摸起一块土坷垃投进院里。门缝里传出一声轻轻的问话：“谁？”

陈福祥低声答：“陈福祥”，他声音里含着不易察觉的颤



抖。

门开了。陈福祥侧身进去，门就关上了。

朱志德问：“你怎么这时候来了？”

“我有紧急任务找你！”

“屋里说。”朱志德把门闩紧，领陈福祥到北屋西间，东间屋传来老婆孩子们的酣睡声。

朱志德想到陈福祥一定肚子饿了，从篮子里摸出两个馒头，又从东屋提来热水瓶，倒了一杯白开水，刚要递给陈福祥，就听外面一阵擂鼓般的敲门声，手里的水杯掉在地上。陈福祥装作惊惶状：“我来的路上遇上一个黑影，大概是特务……”

朱志德拉上他就往外走，到了西屋，托住他的双腿，陈福祥爬进高高的荆条编的粮食囤。等朱志德走出西屋，特务们已经从房上、墙上下来，站满一院子，几十只手枪对准了他。

大久保从街门摇摇摆摆地进来，站在朱志德面前，左手握着战刀，右手一指朱志德：“你敢窝藏共匪！”

朱志德鞠躬：“报告队长：小人不敢。”

大久保的战刀在朱志德面前一晃：“搜！”

特务们闯进各屋，抓出朱志德的老婆孩子们，哆哆嗦嗦地看着朱志德。

陈福祥被抓出来，顺着特务的推搡趴在地上。大久保用战刀一指：“你是什么人？”

陈福祥跪下求饶：“我是八路军，队长饶命！”

大久保的战刀一挥：“带走！”

朱志德和陈福祥被捆绑着押出了大门，去了南关警察分所。